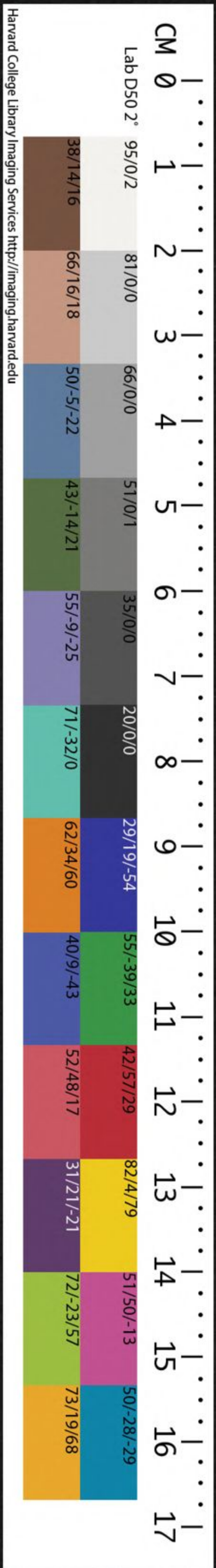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 2516/7938(96)

唐
一
十
六

卷之百九十六



史緯卷一百九十六

唐書二十七

列傳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德裕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
有司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卽位擢翰林學士帝怠荒於政戚
里附託宦官訶禁中事關託大臣德裕言舊制駙馬都尉與
要官禁不往來今乃公至宰相私第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請
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至第帝然之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吉甫吉甫泣訴於帝有司皆得



罪遂與爲怨。吉甫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之功未成，而吉甫卒。裴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乃間裴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位而代之。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引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三月壬子，敕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本道所存唯畱使錢五十萬緡，每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盞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德裕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

諷李太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嘆。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鵝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卽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笛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鵝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目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而不納也。帝爲優詔停止焉。時帝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扈六箴，一日宵衣，二日正服，三日罷獻，四日納誨，五日辨邪，六日防微，辭皆婉切。帝雖不能用，猶勅韋處厚作詔厚答其意。德裕久畱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迴上意，然爲逢吉所排，訖不內徙。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病，號曰聖水。德裕言：「昔吳。」

有聖水齊有聖火本皆妖妄古人所禁請填塞以絕其源從之太和三年拜兵部侍郎裴度薦德裕才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德裕至完殘奮法皆有條次始韋臯招來南詔傾資結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是故至元穎時遇隙而發長驅深入蹂踐千里蕩無孑遺今瘡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之耻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

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召習邊事者與之商略虜之情僞盡知之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堅利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免其徭役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叩峽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於是二邊始懼南詔還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盟約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監軍使王踐言入朝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悔之罷僧孺爲淮南節度使以德裕爲兵部尚書拜中書門下平

章事封贊皇伯。德裕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必害。正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之，亦無由成功。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帝暴感風，鄭注始因王守澄以醫進。帝少間，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訓諫官，德裕不可。訓注怨之，復召宗閔輔政。出德裕爲鎮海軍節度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訓等敗。帝悟，以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入謝言：「治亂繫於信任，昔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言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唯知人不能舉，舉而不能任，任而雜以小人，害霸也。」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

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吐蕃合水、棧、雞等城，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許奏聞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

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旣以降彼何須送來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携離至乃擲其嬰兒承以捨槩絕忠欵之路決克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帝以楊嗣復李珣謀立安王遣使殺之德裕率宰相入見延英泣諫曰昔太宗誅大臣未嘗不悔二人罪迹未著願陛下全活之異時無以爲恨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吾爲公赦之冊拜司空回鶻請假天德城

以舍公主帝不許進逼振武屯杷頭峰略朔州帝以問德裕德裕曰杷頭峰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烏介所恃者公主耳得健將出奇奪還公主王師急擊之必可破也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蕃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帝以方略授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進位司徒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積擅畱事以邀節度德裕請討之帝曰可勝乎對曰積恃河朔以爲唇齒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積其各以兵會乃命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德裕曰願陛下聖氣天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

所搖則有功矣。帝然之。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遛，持兩端。德裕請遣王宰以陳許精兵假道於魏，以伐磁潞。弘敬遽勒兵請自取磁潞。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推裨將楊弁主畱事。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觀變。弁厚賄中人，既還曰：「弁兵多，屬明炆甲者十五里。」德裕詰之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戍榆社。弁因以亂，安能列卒若是之多耶？」曰：「晉人勇，募之皆兵也。」德裕曰：「募上當以財，李石以人久一縑，故兵亂。弁何從得之？」太原一矛一鎧，舉送行營，安能致十五里明炆甲乎？使者語塞。德裕言：「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捨積而誅弁。」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

原河南監軍呂義忠，遂以榆社卒入斬弁，傳首京師。往時有所討伐，或與賊通，得一縣一屯，以塞責。故師無大功。德裕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屯。元逵弘敬下邢洛滋，劉積氣索賊將郭誼，斬積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積豎子，安知反，皆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賊勢窮蹙，又殺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悉誅郭誼等。策功拜太尉，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唯七人，尚父子儀不敢拜。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公毋固辭。」德裕自陳先臣封於趙，臣非嫡嗣，不敢當。臣先世出於汲，願得封衛，乃改封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

言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
回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
邪心也共鮌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
不爲黨蓋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賢人君子則不然陛下
以是察之則賢奸辨矣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
裕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言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
君尊國安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畱令者死
不從令者死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
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靜
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昔蕭望之漢名儒爲

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
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言人之思慮有
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問我君臣斥之嶺外臣
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
之柄非小人所得干也嘗謂省事不如省官能簡冗官誠治
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
骨不許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宅宰相無與
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
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翼日罷爲
檢校司徒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徙東都畱守白敏中令狐

史記 卷一百九十六 六

史記 卷一百九十六 六

絢崔鉉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
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大理卿盧言等言紳殺無罪德裕徇
成之罔上不道貶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
既沒見夢令狐絢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絢語其子漉漉曰
執政皆憾之可乎既夕又夢絢曰衛公精爽可畏白於帝得
以喪還德裕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
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任武宗知而能
用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舊令午漏下宰相還第休
沐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繼以少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
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還第沛然若無事時處報機急帝

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每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也及伐
劉稹德裕爲詔諭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爲子孫之謀存輔車
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効命帝每稱魏博功則述德裕詔
語美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時除浮屠法僧亡命者多趨幽
州德裕詔邸吏戒之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由
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方士
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不聽帝志衰矣德裕所居安邑里第
有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
不得至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
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

人倫彙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翰林承旨劉鄴，傷德裕抱冤死海上，懿宗立鄴申直其冤，復官爵，世高其義。

陳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世客潁川。開成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輔政，夷行介特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相侵短，夷行不能堪，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慰勞之，嗣復議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章領邠寧節度，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有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好

臣擅權，願陛下無倒持太阿以柄授人。」嗣復曰：「古者用則不疑，桓公用管仲於讐虜，豈有倒持之慮耶？」帝以其面相觸，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嗣復與鄭覃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帝徙璋兗州長史，賜洵直縑百疋。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崇、宋璟於時在否，珣曰：「姚亡而宋罷，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郭蘧除坊州刺

史右拾遺宋祁論不可遠果坐贓敗帝欲賞祁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難爲繼夷行數排折同官雖上亦惡之罷爲吏部尚書授華州刺史武宗卽位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進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珙俱拜奏僕射始視事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按禮皇太子見羣臣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前鄭餘慶欲受四品官拜御史中丞竇易直議不可及易直自爲僕射乃忘前議臣等不願以失禮取誚於時開元初以僕射爲丞相位次三公今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勅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

累朝紛議不決至是遂定以檢校司空爲河中節度使卒

李紳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及葬其母有烏銜芝墜轎車李紳辟爲掌書記紳寢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紳紳稱疾畱後王澹爲具行錡怒令軍士嚙食之脅使者爲衆奏畱紳召紳作疏紳陽怖栗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善軍書紳不足用乃囚紳獄中錡誅獲免或欲以聞紳謝曰義所當然非市名也乃止穆宗召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時號三俊稹爲宰相李

逢吉構罷之逢吉欲引牛僧孺懼德裕紳在禁近沮解之出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既相以紳剛卞而韓愈勁直乃拜紳御史中丞以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怒紳二人采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逢吉由是皆罷之以紳爲江西觀察使言紳樂外遷帝素厚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之紳言爲逢吉中傷入謝自陳所以然詔改戶部侍郎紳族子虞有文名自言不願仕隱居華陽時來省紳與栢耆程昔範善及耆爲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虞怨紳暴其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擢虞昔範皆爲拾遺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中人王守澄奏先帝始議立太

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因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卽位不能辨貶紳爲端州司馬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左拾遺吳思不往逢吉令思告喪於吐蕃人無敢言者唯韋處厚折逢吉之奸屢言紳枉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澁須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媪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寶曆赦令不言左降官與量移處厚執爭詔爲追定遷紳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採茶者病之治機筭發民逐射不能止紳盡去之虎不爲暴開

成初遷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當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蝗不入境武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疾不任朝謁出為淮南節度使卒贈太尉諡文肅李吉甫為相時韶州刺史吳武陵坐賊貶死兄子汝納亦被逐汝納後附宗閔黨中為永寧尉弟湘為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贓娶民顏悅女紳使判官魏釗鞫湘罪論報殺之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隙疑紳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盜用錢糧有狀娶部人女不實德裕惡元藻持兩端貶崖州司戶參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

白敏中德裕所薦反黨宗閔可恨

卒汝納訟湘為人誣讎大校重牢五木被體顏氏故士族以資勝結贓湘罪不當死紳枉殺之湘死紳令即瘞不許歸葬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元藻因言凡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已不得對其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寘湘死時德裕失權而宗閔之黨令狐絢崔鉉白敏中當路因是逞憾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無罪準神龍詔書酷吏歿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重貶德裕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紳以文藝節操見用屢為怨仇所擯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

位終然所至務爲威烈故雖沒猶坐陷云

曹確

曹確河南人懿宗時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帝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偷薄少年爭慕之號爲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帝造曲曰嘆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祿飾用綵繒五千刻畫魚龍地衣歌者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之皆泣下舞闋珠翠覆地帝以爲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可及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擢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

謂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伎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而立同坐而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改兖州長史今可及位將軍不可帝不聽神策中尉西門季玄性剛鯁謂可及曰汝以巧令惑天子當族滅見其賜物曰今載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確進尚書右僕射出爲河中節度使卒僖宗立可及貶死

劉瞻

劉瞻彭城人咸通中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紹宗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使諫官言

之皆依違無敢諫。瞻乃自上疏曰：紹宗窮其術而不效，情有可矜；陛下狗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罷為荊南節度使。路巖、韋保衡譖之，斥廉州刺史。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崔湟諫議大夫高湘坐與瞻善，皆貶。嶺南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萬里，貶瞻驩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瞻，將殺之。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乃不敢害。僖宗立，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性廉約，所得俸以濟親舊之窶困者，家無畱儲，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

李蔚

李蔚，隴西人，為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為贊唄。蔚上疏切諫，帝不聽。僖宗立，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拜河東節度使。至鎮三日卒。懿宗造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沉檀，加以塗髹，鏤龍鳳葩蕩，以金釦之。上施複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襜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於鳳翔，有言昔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帝曰：朕得見之，死亦無恨。乃以金銀為剎，珠玉為帳，孔鸛周飾之，廣尋丈，高倍之。刻檀為檐，注陛城塗以黃金，每一剎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相繼，綴珠璣瑟瑟幡蓋，綵以為幢節，費無限量。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

史紀 卷一百九十六
導衛帝膜拜流涕霑臆。詔賜兩街僧金帛。及京師耆老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土爲刹。相望於塗。爭以金翠粧飾。傳言刹皆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富人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綬闕。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以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還其骨。都人者羞辭餞。或嗚咽流涕。論曰。自王縉以緣業事。蠱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禱寇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塋廟。爲賊臣嬉笑。至憲宗時。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失。竄逐瀕死。憲宗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不亦左乎。

憲宗不君。精爽逆奪。仍蹈覆轍。興哀無知之場。丐庇已枯之骨。以死自誓。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加焉。屈萬乘之尊。甘以夷徒自處。當千載而遙。願以身命爲狗。嗚呼。年徂運促。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殞。唐德之不競。厥有由來哉。

李固言

李固言。趙人。拜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不宜斥處調護之地。詔改它王傅。太和九年。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爲同平章事。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思之。復召爲平章事。羣臣請

上徽號帝曰今天下未平羣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隨州刺史鄭襄尤無狀鄭覃本舉堪疑固言抵已曰臣知堪故用爲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一人帝識其意不言前事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時多闕官寧乏才耶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依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疎竇易直爲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已才不足任天下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在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兩與之出爲西川節度使固言致羸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完強武宗立改河中節度使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固言上疏諫

宣宗初召爲右僕射以太子太傅分司東平卒贈太尉固言口吃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李珣

李珣趙郡人擢右拾遺穆宗卽位荒於酒色景陵始復士期九月九日大會羣臣召節度李光顏李愬與宴珣與宇文鼎等諫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竊以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過密弛禁本爲齊民鐘鼓合饗不施禁內夫王者之舉爲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耶帝慰遣

之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珏言：「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本以濟軍興。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也。茗爲人飲，與鹽米同資。若重稅之，其價必高，受敝先及貧下，二不可也。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也。」陛下初卽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不納。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以陰中。帝欲珏以直諫，不容出爲下邳令，遷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鄭注以醫進，文宗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珏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

之注由是怨珏。貶江州刺史。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珏與李固言善，三人相和附。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異議，朋黨益熾。帝嘗言：「朕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亦可謂承平矣。」珏曰：「爲國如治身及身康寧，當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之，則疾病生。治天下者，當無事時，思其所闕，禍亂安能至哉？」杜棕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陳夷行。荅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

三擬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宜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也帝又言貞元初政事誠善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於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珏曰貞觀初房杜王魏爲太宗謀固如此耳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旣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立珏曰帝旣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卽位人皆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知其它帝新聽政珏舉無逸篇以勸潞州劉從諫獻犬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却之以示四方爲文宗山陵使會秋雨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昭州刺史宣宗立遷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逋百餘

萬以吏部尚書召去鎮時府庫十倍於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珏顧已大臣誼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卒贈司空諡曰貞穆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珏病人勸易署珏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柰何易之及疾亟官屬見卧內言不及他事以神策軍爲豪商占利及酒稅過重論奏未報爲恨性寡欲早喪妻不置侍妾門無餽餉淮南人德之詣闕下願立碑誌其遺愛云論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任宰相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德亂於上王室之衰非由此爲之階耶

盧鈞

盧鈞、范陽人。擢嶺南節度使。異時海道商舶至帥府，賤售其貨。鈞一無所取。時稱廉潔。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或侵漁之，則相率為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田產闔部。肅然無敢犯者。貞元後，流放衣冠，身沒子姓窮弱，不能自還者，為營棺槨葬之。居者助以奉廩。有疾，則給以醫藥。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華蠻數千，走闕下，請為鈞生立祠。刻石頌德。鈞固辭。會昌中，漢水決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水害。王師伐劉稹，武宗以鈞寬厚，能得衆，詔兼昭義軍節度。會稹死，敕鈞乘驛往。及潞

州石雄兵已至，稹將白惟信保潞城不下。使人召之，使者十餘輩往，皆死。鈞至高平，惟信獻款，日不即降者，畏石尚書耳。鈞與約而遣之。雄欲盡誅亂兵，鈞不聽。送惟信於京師。餘衆悉原之。詔發兵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軍李文矩為帥。鈞奔潞城，文矩自投於地，泣諭之。衆乃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有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乘其變，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夜發。連明至太平驛，盡斬之。轉宣武節度。改河東。鈞老宿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大中九年，召入，自以當輔政。既至，拜左僕射。失志，怨望數移。

病不事事，遨遊林墅，累日方還。令狐綯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嘆。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蔽賢，綯聞之言於帝，以鈞同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諡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久乃益固，所行本於仁恕，居官有政績，位至將相，沒無贏財。

周墀

周墀，汝南人。宣宗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言故宰相李德裕重定元和錄，竄寄宅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詔創新書，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持不與，由

是妄進者少。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為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乃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徒。

裴休

裴休，字公美，濟源人。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大中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詔可。大和後，歲漕江

淮粟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楫債敗，吏乘爲奸，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詢按其弊，命在所令長兼董漕務。褒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歲雇緡錢二十八萬，悉歸諸吏。諸新法十條，人以為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五萬斛。拜荆南節度使，卒，贈太尉。休不爲皁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道媚，有體法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數萬言，習歌唄，以為樂，與紇于臬，善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之而所好不衰。

劉瑒

劉瑒，仁軌五世孫，爲翰林學士，遷刑部侍郎。瑒哀彙敕命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法家稱其詳悉，進河東節度使。瑒在翰林，帝器重之，手詔召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人方大驚。及至，入見，帝視案上曆，謂瑒曰：爲朕擇一。今日瑒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入相。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瑒曰：王夷甫相晉，尚浮虛，崇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能對。在位半年，遇疾，加工部尚書，拜於臥內，猶手疏陳政事。卒，年六十三。瑒以名節自將，處事不

私務求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贈尚書左僕射

趙隱

趙隱奉天人祖植德宗狩奉天變起倉卒侍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子弟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擢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作亂夜焚營植不動列卒待之遲明而潰捕斬之優詔嘉慰擢嶺南節度使終於官存約辟興元李絳府方與絳燕飲值軍亂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德厚誼不獨免部勒左右捍絳因被害隱以父死難與兄隲廬墓幾十年闔門誦書不應辟召親友更相敦勉擢進士第咸通末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隱性仁孝布衣時家貧與隲同耕以養母及貴顯還家侍左右如布衣時宅宰相皆詣第升堂拜母歲時百官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率百官拜恩於庭復回班候太夫人起居搢紳以為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循其禮僖宗初罷為鎮海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卒隲終宣歙觀察使

裴坦

裴坦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為楚州刺史令狐綯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裴休持不可綯不聽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勃然曰此令

史綱 卷一百九十六
狐丞相之舉，休何力焉。顧左右索肩輿，出省吏駭嘆，以爲唐
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授華州刺史，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取楊收女，齋具皆飾金玉，坦命撤
去之，曰：無亂我家法。從子贇，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帝聞其外風檢而惟薄不修，以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贇咸
通大臣，坦從子，閨門孝友，合族以居，故臧獲猥衆，致此謗言。
帝每聞咸通事，必肅然斂衽，故偓稱之以爲贇地。進司空，致
仕。朱全忠貶爲司戶參軍，殺之。

畢誠

畢誠，黃門監構從孫。誠早孤，夜燃薪讀書，母哀其勤，奪火使

寐不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辟忠武杜悰幕府，拜侍御史。李
德裕輔政，與悰不協，出悰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誠餞
送如平日。德裕忌之，出爲慈州刺史，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
中。要勢貴族以倉駕二曹爲辱，誠處之怡然。進翰林學士，黨
項擾河西，宣宗召訪邊事，誠援引古今條破羗狀甚悉。帝悅，
曰：吾欲擇將帥，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可爲朕行。拜誠刑部
侍郎，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慰諭羗人，皆
服。向時常苦調餽匱乏，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省
度支經費。詔書嘉美，遷河東、河東尤近胡，誠修杷頭七十烽
候，虜寇不敢入。懿宗立，以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再替，固稱疾。

罷節度河中卒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絢忌之自邠
寧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絢求麗姝盛飾使獻之絢曰李
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吾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畱於邸
誠亦置之太醫李玄伯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自進
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
餌之疽生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等誅之

崔彥昭

崔彥昭清河人擢進士第僖宗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判
度支楊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秉政矯
革之彥昭與倣協力故百職修舉帝下詔舉收等過惡申勵

丁寧以成其美彥昭雖爲宰相退朝侍母膳順氣柔聲左右
無違士人稱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
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憾之及爲相
凝爲兵部侍郎母敕婢多製屨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
將共行彥昭泣且拜遂與凝和好如初伶人李可及爲懿宗
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以疾罷授太子太傅卒

陸扆

陸扆贛族孫也擢進士第爲翰林學士扆舉進士時帝方遷
幸至六月勝出後每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勝天也以譏扆
云拜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畱炎署錢爲

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辰送先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鳳翔李茂貞逆命，帝命覃王伐之。辰諫曰：「國步方艱，不宜加兵。近輔恐爲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主軍事，必有後害。帝責辰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復當國。天復初，帝問韓偓曰：「陸辰裴贄孰忠於我？」偓曰：「辰等皆宰相，安有異心？」帝曰：「外言辰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爲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辰如是，亦不足責。陛下反正時，辰不知謀，忽聞兵起，意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讒言也。」帝悟。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茂貞。辰曰：「京西鳳翔爲最近。」

茂貞罪固不可赦，然尚修職貢朝廷，未之絕，不宜於詔書有異也。從遷洛陽，柳璨附朱全忠謀去朝，望貶辰。濮州司戶參軍殺之白馬驛。

鄭綮

不言何人

鄭綮字蘊武，以進士登第，爲廬州刺史。黃巢剽掠淮南，綮移檄於巢，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歲滿去，贏錢千緡，寄州庫。後郡治數陷，盜終不犯。鄭使君寄庫錢，楊行密爲刺史，送都還之。綮善爲詩，多諧謔，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遷給事中。杜弘徽除中書舍人，綮以其兄讓能輔政，不宜處禁要，封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爲右散騎常

侍朝政有闕，綮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昭宗還宮時，王室微弱，政出權臣，綮每形於詩什。中人有誦之於上前者，昭宗見其忠憤，因有司上班簿，署其側曰：鄭綮可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鄭五也。省吏曰：出自聖旨，綮嘆曰：萬一若此，笑殺天下人。俄而制詔下，親賓來賀，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倨然，無復詼諧為相。三月，以疾辭，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趣人
妙人

朱朴

朱朴，襄陽人，為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其議遷都曰：古之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今皆極矣。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閭市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無遺。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為之關，其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之險阻，北有白崖之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

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屬故都。已盛而衰，難可再興。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復狠戾，不可以都。唯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木彊無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之士，任之以中興。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與戶部侍郎孫偓俱拜平章事。朴素無聲望，聞者皆驚。兼判戶部。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之。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饜遠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巖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秘書監。

聚柳州司戶參軍卒。偓性通簡，不矯飭。嘗曰：士苟有才行，不必以彼長形已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於前，偓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卽自擾矣。余愧未能也

韓偓

韓偓，字致堯，京兆人。爲中書舍人，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胤欲盡除諸宦官。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今食度支者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若盡誅之，恐其黨迫切，更生它變。胤不從。昭宗以問偓，偓曰：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而撫諭其餘，則人人自安矣。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不可用也。

至言

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絲而棼之也。昭宗以為然。中書舍人令狐渙性機巧。帝欲以當國。俄謂偓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用卿。偓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矣。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改亦何憚。偓固辭。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嘆其有讓。李繼昭。李彥弼。周承誨。以功進。同平章事。時號三使相。附韓全誨。而忌崔胤。胤謀召李茂貞入朝。使茂貞族子繼筠宿衛。易李繼昭等。偓以為不可。胤不納。偓以語令狐渙。渙曰。吾屬無衛軍。則為閹豎所圖矣。偓曰。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帝怒彥弼不臣。偓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

李繼昭一作德昭李彥弼一作重彥弼

則狂謀自破。帝不能用彥弼言。偓及渙不可輔政。帝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柰何不欲我見學士耶。繼昭譁飲殿中。帝怒。偓曰。繼昭等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與政事。今宰相不得顛決。繼昭等所奏必聽。它日遽改。勢必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為一。臣竊寒心。願以衛軍還茂貞。不然兩鎮兵鬪闕下。朝廷危矣。及胤召朱全忠誅韓全誨。偓勸胤。敕茂貞召還衛卒。及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胤未決。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宰相韋貽範。茂貞黨也。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言貽範居喪未數月。遽使視

洎何不死

事有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
縗後忍之可也。今使貽範出義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
廢務，勤恪則忘哀，非人情所可居也。茂貞使馬從皓，逼僮求
草，僮曰：「腕可斷，麻不可草。」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謀
茂貞入見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耶？」艷然而出，姚洎
曰：「使我當直，亦以死繼之。」帝畏茂貞，卒詔貽範復相，洎代草
麻，宦黨怒僮甚，從皓讓僮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所薦，
今日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
知之乎？僮不對。茂貞恐帝問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
德殿前，因至尚書局，會僮獨在，令宮人招僮，僮再拜哭曰：「崔

此時麩豆
可稱大賚

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僮曰：「願陛下還宮，無爲人知。」帝賜
以麩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坐黨全誨死，帝欲盡去其餘，僮
曰：「宮婢年少，多未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其尤者。」自內安外，
以靜羣心。帝從之。僮勸崔胤請以輝王爲元帥，帝問僮他日
累吾兒否？僮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霧，王聞鳥聲曰：『上與后
幽困，鳥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
忠孝，與人異。』帝遂決。帝旣反正，勵精政事，僮處可機密，與帝
合。帝再三欲相之，僮固辭。僮嘗侍宴，與京兆尹鄭元規、威遠
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全忠
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僮坐不起，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

宋 以我爲知禮，全忠怒，僇輕已，悻然出，奏僇喜，侵侮有位，胤遂與僇貳，僇薦王贊、趙崇，可爲相，帝用之，胤奏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罷之。全忠見帝斥僇罪，帝數顧胤，胤不動。全忠至中書，欲召僇殺之。鄭元規曰：「僇位侍郎學士，承旨公，不可遽殺。」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僇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兄儀爲御史中丞，帝宴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

楊收

楊收，字藏之，素之裔也。收七歲而孤，居喪若成人。母長孫氏，

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人號神童。及長，長六尺二寸，廣頰，淡頤，疏眉，目寡言笑，博聞強記，技藝無不通解。泮陽得古鐘，高尺餘，收和之，曰：「此姑洗角也。」及刮摩之，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猶蘿葛附灌木。然時安浣稱善琴，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浣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浣以黃鍾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文世安有武聲乎？浣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

敢用黃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義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澆澆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也。以兄假未仕不肯舉。

進士假既釋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棕表署淮南推官，宰相馬植議補監察御史，收以假方外遷，誼不可先固辭。植嗟美之，復爲棕節度判官。蜀有可縣直雋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爲棕計，與屯田省轉餽，棕將從之。收曰：屯田易屯卒難，且路當蠻衝，本非中國地。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雋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也耶？乃止。假自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還。兄弟同臺，世以爲榮。改太常博士，而弟嚴爲監察御史，收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公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旂常。今旂常

不慎于始
雖減料俸
用小舟何
益

因車飾隸太僕非是懿宗立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南蠻自
太中以來焚邕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病烟瘴死者十七蠻
勢益張收議於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教之蹋張注滿以
拒之嶺南遂少蠻患進尚書右僕射收既貴盛滿侈泰童僕
賓客相倚爲奸中尉楊玄价得君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左
右之乃招四方賕餉數千以屬收收不能從玄价以負已大
恚毀短之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
畱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劾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受
謝百萬及宅隱盜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曰收以罪
貶謫不宜用此以小舸趨官流驩州有詔賜死收拜受曰

政無狀固宜死使者能假須臾使奏謝乎使者許之收自
作書謝天子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卽仰鴆死帝
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雪其辜復
官爵收兄發左司郎中假常州刺史弟嚴以兵部侍郎判度
支卒

路巖

路巖冠氏人父羣性孝親歿終身不肉食爲翰林學士承旨
循循謙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雖衣褐之賤待遇以禮始
終一節巖進士及第懿宗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年三
十六巖見天子荒闇乃通賂遺驕奢不法與韋保衡當國二

鬼蟠吏不畏

人勢動天下時日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可畏也巖委事親吏邊咸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間言財利帝召見曰臣願破邊咸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也帝怒斥蟠叟巖與佞衡爭權相惡罷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蠻夷寇邊後巖竭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阆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巖以邊咸爲將咸與郭籌相倚爲姦軍中唯聞邊將軍郭司馬巖嘗委二人閱武都場其議事書以相示畢則焚之軍中恟恟以爲有異圖遂聞京師巖坐貶新州刺史復詔流儋州籍沒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鬚髯兩昔皆白至新州詔賜死剔其喉上

有司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死剔喉以驗俄而自及

盧攜

盧攜范陽人乾符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攜與鄭畋俱李翱甥同位宰相然所議多不合王仙芝起河南攜表宋威爲招討使威雖殺尚君長賊猶盛不可制畋以王鐸鎮荆南爲諸道都統攜不悅黃巢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百官議攜素厚高駢欲駢立功固不許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止授率府率與畋相忿詈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爲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攜按關東諸將爲鐸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外寄戎政於駢

與奪唯所愛惡。後病風神智昏塞。事決於親吏楊溫。李修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天下危懼。人皆咎攜。乃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罷爲太子賓客。仰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其尸。

鄭畋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父亞。爽邁有文。舉進士。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高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拜給事中。德裕罷。出爲桂管觀察使。坐吳湘獄。貶循州刺史。卒。畋舉進士。僖宗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

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黃巢。勢寢盛。表求天平節度使。帝命羣臣議。皆請假節以紓難。畋欲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欲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巢小賊。奈何從之。令四方解體耶。畋曰。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起江淮。延蔓天下。國家久平。將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賊衆一離。巢凡上肉耳。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懼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

用兵吾不知所稅駕矣。會駢奏南蠻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靈，抗論不可。至相詬嫚，攜怒以視，抵之。帝以大臣忿爭，無以示百官，遂俱罷。明年以畋爲鳳翔節度使，巢陷東都，畋遣兵戍京師，以家財犒軍，妻自緋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謁於斜谷，泣曰：將相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謂畋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苟利社稷，無不可者。畋還鳳翔，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貢獻相屬於道。賊使招降，諸將欲附之。畋開諭不可，賊使遁去。明日詔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刺血以

可笑

盟，遣子凝績從。帝賊使復至，畋斬於軍。遷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承制除拜。畋以唐弘夫爲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輕畋文弱，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兵數千當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衆囂，畋伏發軍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獲鎧仗不計。璠遁去，擒其子斬之，威震京師。時諸鎮兵在畿內者數萬，無所歸，畋招來之，厚加撫慰，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季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劔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向。帝聞捷

致底秀才

嘆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桴濟兵度渭賊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伏兵所覆畋數救弘夫宗楚無輕進不聽故敗畋以郟夏兵屯東渭橋進司空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畋拜而不賀司馬李昌言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乃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畋後衛畋出境畋慚負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就寢昌言與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平章事軍務皆咨決之興州戍將孫鄴坐贓抵死畋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袞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嗟峨山拒賊農不

耕請以散騎常侍隸奉天軍詔可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二人銜之賊平帝將還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不欲畋當國三人相結遣客告畋罪過帝得其詐畋引疾去位帝不許畋入見曰乘輿東還由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事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之嫌帝以其誠乃授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績爲壁州刺史畋養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帝思畋忠復贈太傅還葬於鄭諡曰文昭天復初配饗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

此一段大
難非正人
不能爲

史綱 卷一百九十六
官、改、爲、人、仁、恕、姿、采、玉、立、布、衣、之、交、至、貴、不、易、鄭、薰、嘗、誣、改、罪、不、可、任、郎、官、及、改、秉、政、擢、薰、子、懿、爲、給、事、中、其、寡、怨、類、如、此、黃、巢、之、難、獨、先、諸、軍、破、賊、功、雖、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

王鐸字昭範，播昆弟子也。僖宗初，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請自率諸將討賊。帝以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甲，武備張設。李晟諸孫李係敏辨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爲將，分兵使守湖

南，賊捨廣州，鼓而北，係未戰輒潰。鐸退屯襄陽，詔以高駢代之，拜太子少師，從帝入蜀。拜司徒平章事。是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偃蹇逗撓。鐸感慨王室衰微，每入對，必嗚咽流涕，固請行。中和二年，以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鐸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贇、裴樞、王搏等爲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爲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爲監軍，率衛兵及梁蜀師三萬屯盩厔。移檄天下，時諸將四面環賊，然莫肯先進。及鐸檄至，號令肅然，士氣皆起，故賊戰數敗。宦人田令孜策巢必破，欲使功出於已，構鐸於帝，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垂就，以讒見奪。然諸

將卒因其勢破賊復京師策勲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裘馬鮮明妾侍甚衆過魏節度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不能治其寃天下痛之

王徽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徐商領鹽鐵辟置使府宣宗詔宰相選可尚主者或以徽聞徽本澹聲利往見宰相劉瑑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乃止授右拾遺徐商罷政事守江陵欲表徽幕府恐其不樂外不忍言徽曰公知徽安敢不從商大喜表爲殿中侍御史署節度使判官進考功員外郎故事

殿最簿注以朱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爲奸徽始用墨遂絕欺妄廣明元年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闕僖宗冒夜西出徽詰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巖谷間爲賊所執將授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刃脅之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奔河中裂縑書章遣人問走蜀詔拜兵部尚書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還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洛磁三州昭義所隸唯澤一州朝議以大臣鎮撫授徽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時李克用爭澤潞徽以朝廷力未能討固辭更拜租庸供軍使徽請赦沙陀罪令赴難沙陀遂會諸軍平京師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闕焚殘園陵發掘乘輿未

有東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使。徽外調兵食，內撫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奉表請帝東遷。進司空、御史大夫，權京兆尹，宦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權倖，一平以法，由是為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為少尹，分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之。眾忿其譖罷徽，令之行。在授太子少師，徽移疾滿百日，免。帝還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朝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帝避沙陀，出自寶雞，念徽無辜，拜吏部尚書，未行而襄王煜僭號，迫羣臣作誓牒，徽托手風病不能署。煜平，召徽為御史大夫，固辭。昭宗立，召見便殿，應對詳洽。帝顧宰相曰：「徽神氣尚彊，可

用，乃授吏部尚書，進右僕射。卒，謚曰貞。徽家譜言其先本魏諸公子，漢徙關中，以其故王家為王氏。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訖大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三十餘人，徽有雅望，拜相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述者。

韋昭度

韋昭度，京兆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從。進同平章事，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興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卒感動，遂平昌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為西川節度使。

敬瑄不納，詔東川顧彥明與建合兵討之。拜昭度兼招撫使，昭度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使降。敬瑄遣人言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兵出半年，始拔漢州。建給昭度曰：「公暴師遠，事蠻夷，山東兵連禍結，而朝廷不能治，此腹心疾也。宜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責建等可辦。昭度未決，會主糧吏減諸軍廩食，建怒其衆曰：「招撫吏之謀也。」縱兵執而醢之。昭度大駭，卽日授建符節。昭度始發，建拒守劔門，急攻成都。囚敬瑄，自稱留後，詔以昭度爲東都留守。杜讓能被害，復爲平章事。進太傅。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言：「太宗由是卽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况行瑜乎？乃更號尚父。

行瑜怨之，會用李磻輔政。崔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爲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磻叶力，務立黨與，惑上聽，恐復如杜太尉時。」行瑜與李茂貞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闕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及行瑜誅，贈太尉。

張濬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黃巢之亂，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飽。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此張濬教臣也。」乃召濬至。行在拜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奏署判官。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強，累召不應。濬往說

之敬武欲從賊，倨見使者，濬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齋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不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愧謝。濬宣詔已，士按兵默默。濬會將佐，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販鹽賊耳，捨天子而臣之，可乎？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因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皆曰：諫議言是，敬武卽引軍從濬西，擢濬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帝再狩山南，拜同平章事，仍判度支。時言濬有方略，能處大計。帝召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由是甘心於武功，後與論古今事。

濬曰：漢晉之遠，可無道。陛下春秋鼎盛，天資英特，內偏宦者外迫彊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時朱全忠威振關中，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之。全忠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致使先帝播遷，請舉兵誅之。願率兵爲犄角。帝召羣臣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不能有濬固爭，言先帝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帝曰：平黃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耳。臣見師渡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勿疑。帝乃出師。詔濬爲河東兵馬招討制置使，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副之。韓

建為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鐸為招討使，駱全誣為都監，以汴
 中三千為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雜虜五萬，帝置酒安
 喜樓臨餞，濬飲酣泣，下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除之。」汴華
 邠岐兵渡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屯潞州，濬慮汴人遂據之，
 令孫揆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揆至長子為克
 用將，李存孝所擒汴人亦棄潞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屯平陽，
 存孝進擊大破之，濬斂眾夜遁，比明軍失大半，存孝進掠晉
 絳，慈隰其鋒甚盛，濬間道出王屋，奔河清，桴而濟，麾下略盡，
 全誣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朝廷震動，罷
 濬為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秀州司戶叅軍，全忠為請聽自便。

何敗之速
 耶

濬往藍田，依韓建，韋昭度死，復用孔緯為宰相，拜濬兵部尚
 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為相，暮請以
 兵見，乃止。乾寧中，拜尚書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雖屏處
 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濬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
 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為謀
 主，不克。朱全忠脅帝東遷，濬曰：「乘輿入洛，則大事去矣。蓋知
 其將篡也。」全忠恐濬稱宅鎮兵，使全義夜圍墅，殺之，屠其家
 百餘人。時天復二年十二月也。濬素厚永寧史葉彥，葉彥知
 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持其子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
 以存嗣。」格泣拜辭去，葉彥率士三十人送之，沂漢入蜀，後事

王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行密承制除拜播請每
除吏必致制誥於紫極宮玄宗像前乃出之示不忘朝廷欲
雪家冤而不克終於廣陵論曰唐之季嗣君庸暗天穢其德
久矣小人操柄謀靡不垂如鄭畋王鐸皆社稷之臣爲天下
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爲逆豎所乘功業無成張濬以亂止
亂悖繆厥心悲夫

劉巨容

劉巨容徐州人黃巢之亂授蘄黃招討副使遷山南東道節
度使大破賊於荆門關賊浮江東奔諸將欲乘勝追斬之巨
容止之曰朝家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卽忘之不如

畱賊爲富貴地諸將乃止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
兵討之授南面招討使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
檢校司空封彭城侯後爲田令孜所殺夷其宗

富貴在
何地

楊晟

楊晟未詳宗系隸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昌符忌其勇欲殺之
昌符妾周氏密告使去僖宗在陳倉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
校司空晟襲據文成龍茂等州昌符死晟得周氏周氏請爲
妻晟固辭以母事之旦夕問省乃視事爲王建所攻城破見
殺晟愛將安師建被執王建謂之曰爾報楊司空足矣能從
我乎曰與司空誓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三問不回乃戮之

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人，爲河中牙將，神策軍士千夜禁，重榮捕而鞭之，士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召重榮讓之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可乎？」答曰：「夜半執姦盜孰知爲天子爪士？」玄寔嘆其明辨，更擢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憚之。黃巢陷長安，分兵畧蒲州，節度使李都降賊，請重榮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苛數，使者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脅李都曰：「我詭謀以紆難，今賊哀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亡無日矣。」都遂奔行在。重榮悉斬賊使，大掠居人以悅其軍。天子使京兆尹竇滂間道宣慰，因代之。重榮率官屬奉迎。

滂至，大饗士。昌言曰：「天子以李都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不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滂吏趣具騎，滂卽奔還。重榮遂主畱後，賊遣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業自華陰來合攻，重榮大敗之。拜節度使，賊使尚讓來攻，朱溫將勁兵居前，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舉同州降。監軍楊復光欲斬之，重榮曰：『受詔討賊，一切釋罪。』且溫勇銳可用，表爲同華節度使，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自將精騎數萬屯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巢中流矢走，重榮兵死亡亦相當。復光曰：『我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茂不濟，乃遣使者約。

克用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繼之遂平
巢復京師拜重榮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琅邪王神策軍使
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請二池屬鹽鐵佐軍食重榮言
故事歲輸鹽三千乘於有司以所餘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
不聽令孜徙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
援處存重榮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
苑重榮詔克用書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
忠朱玫之計也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
下詔和解之不聽克用合重榮兵戰於沙苑玫大敗神策軍
潰還京師克用乘勝而西天子走鳳翔襄王煚僭位重榮不

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
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皆聽命獻練十萬願討
玫自贖重榮遂斬煚長安復平重榮性悍酷多殺戮嘗辱部
將常行儒行儒夜攻重榮殺之立其弟重盈重盈時爲陝虢
節度使畱于琪領事重盈至河中殺行儒昭宗立進太傅兼
中書令封琅邪王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繼重榮推
爲畱後琪與珂爭立貽全忠書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
不應立珂求援於克用克用言之朝昭宗許之琪復結王行
瑜韓建李茂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以重榮嘗有功
於國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磻等

而去，珙與弟絳州刺史瑤連兵攻珂，珂求援於克用。克用下絳州，斬瑤，擊破行瑜。行瑜弟行實在左軍，說樞密使駱全瓘謀挾帝幸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欲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謀承天門街，帝登樓諭和之。繼鵬怒射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胷。帝出幸李筠軍，延王戒丕、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啟夏門，次於郊。兩軍憚鹽州兵銳皆走。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民匿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嘗之，民皆流涕。克用遣使者奔問，行在。帝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

鐸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使延王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克用乃屯渭北，進營渭橋。行瑜退屯興平，茂貞屯鄠。行瑜兵數却，茂貞懼，斬繼鵬以謝。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為邠寧四面都招討使，珂為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既還，加珂檢校司空、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珙。珙戰數北，珙性慘刻，斬人擲其首于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畱後。而璠為牙將朱簡所殺，挈其地歸梁，更名友謙。帝為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全忠以兵西，全忠恐珂為患，以一大繩

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爲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破晉絳二州、遣何緡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扼於緡、不得前、珂妻以書告克、用曰、賊勢如此、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克用報曰、梁兵阻斷、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爲書與李茂貞曰、天子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棄約見攻、其勢不止于敝邑、若敝邑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諭兵士、無肯爲用者、牙將劉訓叩寢門白事、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而入曰、公若攜家夜濟

人必爭舟、一夫鳴張、大事卽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宜有願從者、猶可與濟、不然、且爲歎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可也、珂以爲然、初、全忠因重榮以降、全忠母姓王、故事、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與梁王有家世之舊、君姑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乃奉節印、內存敬軍、豎大幡城上、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請全忠、全忠至河中、先哭于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以見、全忠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全忠握手嘘唏、並轡以入、居旬日、徙珂於汴、以珂晉壻、疑其貳已、使珂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瓚重榮諸子也、全忠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梁貞

明五年爲行營招討使。時晉已城德勝，瓚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卒無功。梁主遣戴思遠代之，以瓚爲開封尹。梁主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爲。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朐，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唐莊宗勞而起之，曰：「吾與卿家世婚姻，人臣各爲主耳，復何罪邪？」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自重榮至珂，凡二十年。

高仁厚

高仁厚，劍南人，爲西川押牙。宦官田令孜兄陳敬瑄爲西川節度，敬瑄遣人歷縣鎮詢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其實無罪也。明且二人去，弘讓自出首捕盜，使楊遷執弘讓送敬瑄。敬瑄杖其背，釘於城西。二七日煎油潑之，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凡諸寇，璋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誘之，能方欲出首，聞弘讓之寃，大罵楊遷，益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攻陷城邑，所過塗地，浸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以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到營中，邏

者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爾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尚書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欲拯救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蹈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

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畱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箚以邀官軍。仁厚詢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擊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唯畱旗幟。明日。仁厚謂降者曰。本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

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爲一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禽。送使府。大軍行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民。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過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日焚營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溪壑。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

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噪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不死。爲衆所擒。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到。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可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原。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

口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尸能羅渾擎，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尚之。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方敬瑄之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為亂，徵師立為右僕射。師立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敬瑄為名。進屯涪城，詔削師立官爵，以仁厚為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為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茂言不能

禦，帥眾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當誅殺甚眾，乃密謂孔目官張詔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尚書幸不入寨，爾曹宜速歸來。旦牙叅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眾信之。至四鼓，皆還寨。唯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

中軍左右言尚書已去遂策馬相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
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
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
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
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送歸君
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
年仁厚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
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
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
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

他人無與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擊其
首出降賊平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及敬瑄拒命仁厚據
梓州絕之敬瑄發維茂州羗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贈司徒

